

风西丽人

一个女人的回忆录 王大进 著

貌似平静的叙述后面，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女人在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大潮中，被托起、被摔下、被折磨、被消耗的辛酸史。



凤西丽人

一个女人的回忆录

王大进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雨丽人：一个女人的回忆录 / 王大进著. -- 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
2013.6

ISBN 978-7-5391-8905-5

I. ①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4341 号

风雨丽人：一个女人的回忆录

王大进 / 著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刘 刚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2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4.5

字 数 138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905-5

定 价 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409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- 1...开 端 01
- 2...淤龙口 09
- 3...战争消息 16
- 4...外祖父李玉楼的故事 25
- 5...舅舅们 36
- 6...追根溯源 47
- 7...二小姐的往日生活 55
- 8...火柴厂的春天 60
- 9...战 争 70
- 10...陈美莲的爱情 79
- 11...消失的赵连长 89
- 12...我的生活状态 97
- 13...葬 礼 101

-
- 14...李家庄雇工及相关人物谱 112
- 15...大风暴的前夜 122
- 16...人生小插曲 135
- 17...兄妹间的团聚 144
- 18...李玉楼的立场 149
- 19...审 判 161
- 20...天亮后的新生活 172
- 21...我的兄弟姐妹 174
- 22...从1966开始 186
- 23...遥远与贴近 197
- 24...母亲说 204
- 25...岁月里的老人 213
- 26...我的故事 222
- 27...收场戏 227

开 端

一切爱与恨，都会过去的。

过去的，曾经是当下的；当下的，即将成为过去。

如果你生在当中，又将如何呢？

那是一个下午。

午后的阳光射进来，把房间里照得通亮。照在橘红色的实木地板上，反射着暖烘烘的金色光泽，屋里就像着了火。铺着雪白床单的床的上方，有一些细小的微尘在光柱里飞舞。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，就像我母亲临走前的那样。不，我感觉我母亲好像还在，只是到厨房、卫生间，或者是临时下楼，到前面院子里的草地上。但事实是老母亲已经不在了。她存在的，只是一种气息，是我的心理作用。我熟悉这里，熟悉这个房间，就像自己一直生活在这里一样。也许，将来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会选择在这里终老，我想。

去年秋天，老母亲突然病倒了，而且一病不起。那段时间，



我不得不中断我的生意，去陪护她。虽然这里有护工、医生，还有姐姐。但是，我还是必须要来的，——我相信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少的。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，真正的风烛残年。好些年了，她一直住在这所疗养院里。是的，她在这所疗养院已经住了七年了。送她去疗养院，是我之前和妻子多次商量的结果。这所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，有专门的医护人员。每人都有一个单独的套间，卧室里连着卫生间，不大的客厅里摆放着桌椅和电视。整个陈设，其实就像是宾馆。每天的饭菜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。工作人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。老母亲也是愿意的。她不愿意拖累我们。许多老年人在一起，也会有交流，不那么孤独。当然，费用也很高，一般人家根本承受不起。在这方面，我倒没有问题。我愿意为我的老母亲，付出更多，只要她愿意。

我还记得七年前送母亲来这所西山疗养院的情形，一路上她很沉默，眼睛看着窗外。但我相信她并不是看风景。她这一辈子经历得太多了。外面的世界同她的关系并不大，至少她是这样想的。她带了她过去所有的东西。她的东西并不多，只是一个很小的包袱。我和妻子为她准备了另外两大皮箱衣服，从春天到冬天，一年四季的衣物，应有尽有。“您去住一段时间，要是不习惯，那我再把您接回来。”一路上，我不断地这样安慰她。但她不说话，只是当我回头看她时，她才浅浅地笑着。也许，她并没听清我说什么。她的听力下降严重，聋得厉害，讲话必须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叫，才可能听清。她龙钟老态，满头的银发，反应迟缓。很多时候，她一个人呆呆在家里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远远看去，就像是一尊雕像。她脸上和手上的皱纹密密麻麻，大概也只有天才的雕刻家才能那样细致地做出。即使我们主动和她说话，她有时也会默不作声。我们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或



许，什么也没想？不管如何，我希望我的母亲能够理解我。老母亲是个脾气很好的人，她一向听从我的安排。到了晚年，她几乎是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就算是别人发了天大的脾气，她也不吭声。一切都与她无关了。她很超然。她仿佛把世间的一切都看透了。是的，到了她这样的年龄，即使看不透，她也无动于衷了。对她而言，时光正在一点点地消失……

老母亲住下后，就没有再回去过。她说她在这里很好。这个疗养院是真的很好，依山傍水。前面不远就是紫阳湖，背后靠着大青山。整个疗养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的院子，三幢两层的建筑，呈“凹”字型。母亲住在左侧的这一幢，二楼，早晨可以看到太阳东升，下午可以看到太阳西落。冬季里，连空调都不用开，室里却阳光灿烂，温暖如春。那种感觉，很惬意。我当时就对母亲说过，到老了，我也会选择到这个地方来。这是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，很恬静。逢年过节，有时我主动提出要接她回城里，她也不愿意。从城里，到这个地方，不过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是的，对她而言，城里的那个家，只是我的家，而不是她的。她的家在这里。这里是她的最后归宿。院长告诉我，她的身体各方面还挺好的，只是她不大出门，好像永远只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发怔。电视完全就是个摆设，整天累月也不开一次。虽然她的耳朵聋得厉害（有一段时间疗养院施工，挖土机的巨大轰鸣她都听不到），但她却认为电视实在是太吵了。事实上，即使你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很小，她也不愿意开。她不喜欢声音。她的世界，就像是大雪后的一片荒原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她这样的年龄，电视对她没有吸引力。她不爱看电视剧，看了也不能理解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至于新闻，那更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她所经历的那些残酷冰冷的时代，早已经过去了。那时候她年轻。现在，她已经是垂暮之年，外面世界再发生什么，和她关系也不大了。



因为不关心，所以她也不串门。她很少和别的老人聊天。她把自己的心思锁得很深，让人感觉她不好接近。

虽然是在疗养院里，但最初的两年间，我们还是能经常见面的。只要有空，我都会去看望她。反倒是她好像并不习惯我们来看她。我有时带着妻子和孩子去，像是打破了她的生活节奏与宁静。我们的感觉也不好，像是客人，来去匆匆。她也说她不喜欢这样的感觉。后来再去，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。有时，我可以陪她坐一整个下午，就是在屋子里，谁也不说话。阳光把房间里照得通亮，闪着金光，她的满头白发也生动起来，像是有了新的生命。她的嘴唇不停地颤动，像是啜嚅着什么。当然，她经常自言自语，自己说给自己听。事实上，大多数情况下，那只是神经质地颤抖。后来腿和手，也一起加入了颤抖。护士说，那叫帕金森氏综合症。医生让她服用一些药丸，像是美多巴和息宁，或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。但是，效果有限。毕竟她的年纪大了，效果有限。而且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治疗难题。

慢慢地，我也习惯了老母亲的生活。一方面当然是不想破坏她的宁静，另一方面我也实在是太忙了。或者说，前面的理由只是我的借口。每过一阵，我会打一个电话给她，询问她的身体情况。她的耳朵越发地背，我冲着话筒大声喊，她也听不清楚了。我能想象得到，电话铃响了，她必须是经过人的大声提醒，才会慢慢地起身，佝偻着腰，去接。整个接电话的过程至少需要两分钟的时间，所以，打她的电话需要足够的耐心。她举着话筒的手臂是僵直的，然后不停地颤抖。对着我在那边的话筒里的大喊大叫，她还在纳闷话筒里怎么没有声音。而除了她听不到，屋外走廊上的人差不多都能听到我向她的问候声。几次以后，我也就索性只询问院长或是管理员了。只要听说她身体还好，我就放心了。院长姓王，原来是市内一家街道医院的院长。他和我认识多



年了，也算是老朋友。所以，我把老母亲放在这里，是放心的。从各方面情况看，他是蛮照顾的。另外，这个院里的管理员小周，和我的关系也很好。她对我母亲的照顾，真的就像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妇。

几年间，老母亲也住过院。一次是得了肺炎，另一次是腿摔断了。肺炎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，回到疗养院又治疗了有一个月；而腿摔断的那次，则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个月，回到疗养院又躺了大半年。据说，她只是上楼梯时不小心磕碰了一下。年纪大了，骨头很酥脆。那次摔得太重了，大半年后虽然是长好了，但人却越发地虚弱了。她人瘦了一圈，脸色也比原来黑了，白头发比原来更稀疏了。她的记忆也开始不好了（准确地说，是惊人地不好了），眼神也不好了。许多过去的熟人，她见了，也叫不上名字了。院长告诉我，事实上这个时候她已经是大脑萎缩了。通俗地说，就是有些老年痴呆了。

人到老年，真的是有些悲哀，我想。

当然，我也会老，一样。

老母亲的病倒事先没有任何征兆，小周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前一天晚上她还给我母亲盛了一大碗青菜粥（这是她平时最爱吃的），一只豆沙包子，一碟小菜，她都吃光了。看上去，胃口和精神都不错。夜里，有值班的护士说，她在走廊外面听到她咳嗽了一阵子，也就没当回事。到了早晨，却未见她起来。老年人早晨常常醒得特别早。很多老人四点多钟就醒了，有一些仍然躺着，有一些却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东瞅西瞧的，把所有的家具陈设都摸一遍。我的母亲也经常是五点左右就醒了，然后会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嘴里念叨着什么，却不发出一点的声音。而这个早晨一直到六点半，她还没起来。管理员进了房间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她病了，爬不起来了。



早晨院长和医护人员都来了，看望她，量体温什么的，一切都还好。她说她也并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，只是全身无力，有点恶心，不想吃饭。医生安慰了她一番，让护士给她挂了一瓶点滴，也就没有特别的介意。到了这样的年纪了，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感到意外的。但是小周早晨上班后，看到了我老母亲的样子，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。难道她真的和我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？我处理好公司里的一些事情，匆忙赶到疗养院，发现老母亲正在吊点滴，精神似乎还好。见到我，有些吃力地抬了抬手，示意我坐下。而我就在坐下的那一刻，突然就想到，也许我这一坐下，暂时就离不开了。预感这东西很奇怪。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，但是那感觉却特别强烈。最近的两年多，我一直有种隐隐的担心，怕她离我而去。这样的担心并不是出于对她健康的考虑，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性。她已经活得太久了！人，都是会死的。生命就像是一盏灯，燃烧久了，灯油总会耗干的。最后，一定会熄灭的。看着妈妈的样子，我就想到了那盏已经基本耗干最后那点燃油的灯，稍稍一点轻风，甚至只是鼻息，就可以把灯吹灭。

“您哪儿不舒服？”我问她。

“……没有……就是没胃口，身上没力气……”她说得很虚弱。

“没关系的，老年人就这样，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吊瓶点滴就有精神了。”我安慰她说，“你就是平时休息不好，操心了，累着了。”说完了，我都感到不可思议。她会操什么心呢？当然，我要安慰她，给她一个听上去不那么沉重的轻松理由。人老了，就像一个孩子，需要人哄着。这个时候，也是容易哄的。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差别能力上，已经出了问题。他们的大脑变得固执而简单。固执当然就要哄。



就像我预感的那样，我母亲这次躺下后就没能起来，这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外的。但是，疗养院里的人也并不是感到非常的意外，毕竟这里的老人走得太多了。各种各样的走法。通常情况下，都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，而到达天堂。对许多老人来说，天堂就在隔壁，虽然它是看不见，摸不着的。但只要一合上眼，就可以到达了。

就在我来的那个下午，母亲开始时有昏迷。以后的几天里，在她弥留之际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说了许多糊里糊涂的话。有些话我根本弄不清是什么意思。她说的许多事，听上去是那样的遥远。很多是不连贯的。甚至，很多是不可信的（至少在我看来，是值得怀疑的）。许多地名、人名，都是错误的。现在，我突然决定要把它写下来，——根据对当时的叙述的回忆。我把它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来做。我并不清楚它的意义，只能说对我个人而言，是比较重要的。因为作为一个儿子，我必须保留对我母亲的记忆（包括了完全属于她个人的一些记忆）。而且，她的一生，其实是可以看做是一部历史。因此，在这里我有必要加以几点说明：

1、这是有关一位年迈的老妇人一生经历的回忆录。

2、所有涉及我老母亲的有关回忆，都是经过我重新组织加工，尤其是文字，基本是另外的一个文本了（说它是全新的，也未尝不可）。在她断断续续的回忆中，所有的文字都是我后来的再加工。甚至，在某些部分，我进行了大量的属于我个人的添加（完全是从主观出发的）。

3、对她叙述中的许多不甚明白的地方，我做了适当的而又大胆的修改。

4、在她的叙述中有着大量不可信的，甚至是迷信荒诞的内容，无不印证了她那样年龄的人所经历过的认识局限和时代烙印。从科学意义上来说，它基本可以被视为糟粕。我曾经一度要把它删掉。但后来犹豫再三，还是放弃



了那样的念头。毕竟那些回忆，是她过去九十多年生命的一部分。从年轻时候起，它就深植在她的内心里，并且始终影响着她。影响着她的观念，也改变着她的生活。她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怪诞内容，似乎就是一体的，很难加以区分。从某个方面来说，因为它们的存在，倒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。

5、我必须强调，这并不是是一本完全的个人回忆录。它是一部私人回忆记录和个人创作相混合的作品，只有我才能分辨出其中哪些是真实的回忆，哪些是出于虚构。或者，它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回忆录。

房间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外面的天很蓝，阳光灿烂。那片湖泊，闪着一片白光。院子里的树木郁郁葱葱。一只蝴蝶不知从哪儿来的，一直在窗前飞着，似乎想透过透明的玻璃飞进来。我抽着烟，慢慢地吞吐着，看着它在徒劳地努力着。它从哪里来？这里并没有花香，可以吸引它。它为什么要这样的表演呢？很有意思，我想，它并不知道眼前存在着一片透明的玻璃。在它眼里，这片玻璃是不存在的。正是这不存在，却完全阻断了它的行程。

那段行程，也许正通往它的向往之地。

我津津有味（或者说是百无聊赖地）盯着它看，直到烟蒂烫着我的手指……

蝴蝶其实和我没有关系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经常到她的这个房间里来。我需要休整。前一阵子在生意上，我做得太累了。在这里，我就经常不由得想起母亲，想起过去的一切。

我意识到，我应该把它写下来。

淤龙口

淤龙口是个地名。

我对这个地名不感到陌生，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的出生地。她在那个地方生活了17年，然后一辈子再也没回去过。后来我倒是多次动员过她回去，但她却没理我。甚至，就在她退休后，我还动员过她。当时我不相信她一辈子都不回去，谁会一辈子不再踏足自己的出生地呢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可是，她梦里回去了，一次又一次。在病榻上，老母亲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我回去了……真累啊。”

我不太明白她累什么。

一辈子没回去过，为什么在弥留之际中却多次在梦里游历呢？是不是每个人在临终前，灵魂都要回探一次出生地呢？这是属于一种科学的精神现象，还是属于一种迷信的神秘主义呢？

很多年前，我悄悄去过那个地方，但一直没告诉老母亲。

我所以去，完全是出于好奇。当然，也是因为有生意，路过那里不远的地方，就顺便开车去了。



那个地方靠近海边。准确地说，它就是海边了。我想最早那个地方应该是叫龙口，后来黄河的泥沙不断地冲刷淤积，就形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。现在那里有很多的村镇，人口稠密。我开着车子，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农田，低矮的民房、猪圈、羊棚。一些村民们有在地里劳动的，也有在路上晃荡的。他们看我时，全用一种陌生的眼神。我很难把母亲与这个地方联系起来。她离开了几十年了，岂止是物是人非？淤龙口只是一个大的地名，分散在平原上的还有许多小村子。那些小村子，应该都是后来产生的。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有过一次人口大爆炸。所以，母亲生活的那个年代和今天差别实在是太大了。母亲无法想象后来的淤龙口，这里的人们也不会知道母亲的存在。母亲从17岁后就从这里消失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人世沧桑，谁还记得她呢？像她一样年纪的老人，估计都差不多离开这个世界了。这片土地上，不知道出生过多少人，也不知道死去过多少人。

母亲和我讲过这里的有关死亡故事。那是一场大的海啸。她说她的曾曾祖父那一年（哪一年呢？她也说不清，反正应该是很久前的事情，久到她也不知道。从辈份上推算，至少也是四、五百年下来了）五更起来，到牛棚里喂草料，结果看到满天的红云。那时候天色应该还很暗，除了圈栏里的声音外，整个村里都很静。周围一点儿风也没有，可是他却听到了不远处大海里的声音，那声音隐隐的，好像是从海底里升腾起来的。母亲说，她的曾曾祖父开始时并没有注意到海边上的那些云，以为可能只是预示着这个中午会是一个大热天。可是等他喂完了草料，却发现东边天空上的云朵正在变幻着各种奇妙的形状，有车马，有老人妇女和孩子，有鸡狗牛羊……它们正在向东北方向飞奔。一会儿，它们又像是滔天的大浪，正在向他头顶上扑来。他当时被那样子吓坏了。那场面非常的壮观，整个天空都在上演着兵荒马乱的故事。



事，恐怖极了！他相信这一幕只有他一个人看到，而这份孤独的秘密，让他感到压迫，有点儿喘不上气来。“快逃吧，”他听到牛栏里似乎有人这样说。可是，他定睛看去，里面除了两头体弱的老水牛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接着他就想起来，几天前村里曾经路过一个蓬头散发的乞丐。乞丐很老了，而且是个瞎子。瞎子乞丐在这个村里只住了一个晚上，就逃走了。他一边哆嗦着，一边说：快走，快走。谁也不知道他怕什么。现在，他仿佛有点明白了。他迅速地叫醒了全家的人，让他们去通知全村的人，说可能要涨海潮了。可是，却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

对这个故事，我一直是将信将疑。但我母亲却言之凿凿。然而事实就是那时候她远没出生呢。岂止是她远没出生呢，甚至连她的父亲都还远没出生呢。她所说的，也都是从上辈子的大人那里听来的。民间中的口口相传，误差特别大。很多事实是被夸大的，一点点地被扭曲，被放大，最后完全失去了原本的面目。但海啸的事实是可以基本认定的，因为我后来在当的地方志中，查到了类似的记载。

在老母亲的描述里，那场大海啸很惨烈，几乎没有幸存下来的人。不光是她曾曾祖父家所在的那个小村子，方圆几百里，都毁了，上万人都淹死了。事后好多年，人们仍然可以在滩涂上，发现一些尸骸。甚至有人说，到了晚上能听到海风里掺杂着凄婉的哭声。还有人说，在一些下着细雨的晚上，能看到田野上鬼影飘荡。她说她的曾曾祖父一家保全了性命。他们并没有逃走，因为她的曾曾祖母坚决不同意。她不同意是因为她不相信她男人的话。我私下猜度，可能我老母亲的曾曾祖父一向有些不太靠谱，才会招致那样的结果。无奈之下，她的曾曾祖父就决定造一条大船。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，我以为她是受了《圣经》里诺亚方舟的影响。然而，母亲看到《圣经》的可能性，显然又是很小的。总



之，根据她的说法，她的曾曾祖父用了整个七天的时间，就造成了一条大船。他并不是一个木匠，这就很了不起的。他把家里所有的木材都用上了，甚至把牛圈栏都拆掉了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想当时他一定是非常疯狂的。我能想象他一声不吭，脸色铁青，对反对他的女人们充满了怨恨。另一方面却是时不我待，没日没夜地敲敲打打。全村的人，都觉得他是疯了。整整六天过去了，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。然而，就在第七天的下午，当他钉完最后一块木板的时候，远处突然就传来了汹涌海浪的咆哮。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水就涌到了脚下……

我无从想象这样的大船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但据母亲说，她的曾曾祖父把全家十九口人全装了进去，还有两头牛、十一只鸡、一头羊。在漂流过程中，他们还搭救了一个妇女和三个小孩。大浪滔天，汹涌的海浪瞬间把岸上所有的一切都吞没了。原来的陆地，成了一片茫茫的海洋。母亲转述她母亲的话说，他们在海里（其实是在淹没的陆地上，而且是在深入陆地一百多里地的地方）漂泊了三天，这三天里，一直是狂风暴雨。所有的人都吓坏了。虽然他们是在船上，但没人相信最后一定可以活下来。当他们的船最后侥幸搁浅在一片沼泽里，看到几个黑黑的小孩子，还以为到了爪哇国。

“我累，”老母亲抓着我的手说，像是呓语。

事实也就是呓语。

她说她梦见自己回了老家，又是风又是雨的，道路一片泥泞。她走在路上，就像是走在沼泽里，一脚踩下去，全是泥，能陷到膝盖。能轻松地踩下去，却拔脚不上来。她整整走了一个晚上，全身腰酸背痛。她一辈子也没这样累过。她说她看见了她的父亲，她的母亲，还有她的二叔父、三叔父、婶娘。看到了她的曾曾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、祖母以及我的奶奶。她怎么可能知道